

謹直

兩浙名賢錄

十二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

讜直

宋三

吏部尚書林和叔大中

太府卿項平父安世

兵部侍郎楊元範大法

樞密院編修石天民斗文

吏部侍郎莫仲謙叔光

禮部尚書倪正甫思

監察御史宗伯允元之

兄附

太府丞呂子約祖儉

弟祖泰附

布衣余古西士幽

宗正少卿徐文子邦憲

吏部郎中張子智貴謨

司農卿王慶翔夢龍

吏部侍郎袁廣微甫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左司諫曹西土幽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翰林學士洪舜俞咨夔子附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大理卿毛鴻甫遇順

給事中孫守叔夢觀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子希聖希仁附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強 刑部侍郎劉聲伯黻

右司郎中趙敏則崇潔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厘

禮部侍郎孫仁則榮叟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元

平章葉太白李

翰林趙與票伯祖師淵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滄陽賀應旂士以氏閱

謹直

宋三

吏部尚書林和叔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谿縣郡督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勅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論事無所迴避遷

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問
時政闕失大中言孟春雷電則陰勝陽之義蓋君子爲
陽小人爲陰其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
不害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
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以消沮其正大之氣不
正者當深絕其漸無以小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偽之萌
則君子得以展其蘊而小人無以容其奸帝問今日羣
臣孰賢大中以知福州趙汝愚對汝愚由是被召江浙
西路民苦折絹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有旨減其輸者
三歲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
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
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
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
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
和叔乎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
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
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
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

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閣門使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納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救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希侂胄肯繳駁落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間居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乃可懼而免邪及侂胄誅召見試吏部尚書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元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

太府卿項平父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松陽人淳熙二年進士召試授秘書正

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陛下仁足以履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六軍萬民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思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寧宗卽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使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則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

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旣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無不省者。省之又省。以至簡樸成風。則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

力日強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與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官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駁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開禧用兵。起知鄂州。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韓侂胄所惡。遂除安世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以功升太府卿。兼樞荆湖宣撫使。尋坐事論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兵部侍郎楊元範大法。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第。授知龍游縣。累遷監察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曰：民訴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被實惠。三曰：禁遏糴使。穀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祖宗敬天治國。以自警省。除侍御史兼侍講。乞置言事官章簿。以備燕覽。內侍鄧彰等指使毆人至死。奏行法。當自近始。乞付有司。以竟獄事。除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贈中奉大夫。大法在言路。所上六十餘奏。皆剴切有益。於時所著易說若干卷。行於世。

樞密院編修石天民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登隆興二年進士第。調天台尉。遷臨安府教授。丞相史浩薦其學行。改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略曰：朝廷譬如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剗開便門。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為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

康軍晚益嗜學有袁公業之風。自之日百大門斜城。吏部侍郎莫仲謙叔光。音無。山陰人。舉進士。調永豐尉。中博學宏詞。科歷著作佐郎。尋除起居舍人。紹熙二年春。雷雪交作。詔條缺失。叔光言。女謁漸行。近習預政。皆剗切人所諱。言有布衣。余古上書。詔竄之。叔光執奏。方求言。不宜輒罪言者。事竟寢。遷中書舍人。兼樞吏部侍郎。外戚李孝純者。數被譴責。至是。除閣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叔光曰。實贊扈帶。豈宜冒用譴罰之人。又內侍自正使轉橫行遙郡。非故事。皆奏罷之。叔光外和而內介。入西掖。纔三年。論駁至數十事。除樞吏部侍郎。兼秘書監。卒。謚文清。

禮部尚書倪正甫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秘書郎。除著作。兼翰林樞直。光宗卽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中書舍

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言唐制使諫官隨
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
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又不過重華官思疏十
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
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講姜氏
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
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
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
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

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
寧宗卽位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赴召者未引
對先謁侂冑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
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
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
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稿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
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
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
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徑竇稱門生不足稱恩

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諷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極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閉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樞兵部尚書兼侍讀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日宰執當同進此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旣而彌遠上章自辯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邪宜親擢臺諫以革樞臣之弊竝任宰輔以鑒專權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太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論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罷久之除寶謨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泰十三年卒謚

文節

黨直

卷之二十三

七

光碧堂

監察御史宋伯允元之

兄元龜附

宋元之字伯允餘姚人少穎悟與弟元龜同受易於沙隨程迥舉進士光宗初受禪求直言元之極言官爵冗濫士風不競宰相依阿佛老蠹民武事廢弛竝切中時弊召赴行在賜對請劇邑自試知弋陽寧宗卽位輔臣薦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除諸司審記擢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時韓侂胄用蘓師旦爲腹心招權納賂元之抗章劾之不報因力求去竟以中旨罷歸卒於家

太府丞呂子約祖儉

從弟祖泰附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調衢州法曹召除籍田令寧宗卽位進太府丞時韓侂胄寢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魯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

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返。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誓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寢寡也。疏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合人鄧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遂已爲寬恩。

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
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得
罪者其孫也今授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
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前日所言何事然後知
祖儉之竄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
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
已切齒今又授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
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
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在謫所讀書
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
因世變有所挫折夫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
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從弟祖泰
字泰然夷簡五世孫性踈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
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
斗不醉論當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
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旣移瑞州祖泰徒步徃省之留
月餘語其交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
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湏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

儉歿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
請登聞鼓院上書論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
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
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
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冑童儒之師獵致宰輔
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蘓師旦平江之
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廝役以皇后親屬
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
有均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

亟誅侂冑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
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
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
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
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
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知必死冀
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庭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
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
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

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贖其行，佞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佞胄誅，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授廸功郎，監南嶽廟。母喪，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柵爲之具棺，歛而歸葬焉。

布衣余古

余古，錢塘人。光宗初，罷拾遺，補闕官。近臣罕進言者，紹熙二年五月，古以布衣上書曰：間者側聞陛下宴遊無度，聲樂不絕，晝之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官殿已歷三朝，奚用更建？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而殿步帥，各爲高價，但如其價，則有特除，此爲害之大者。良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味道，滿朝皆小人也。陛下果能以漢文帝爲法，唐莊宗爲戒，

卽乞昭示詔旨嚴下約束除太常樂工立定員數凡俳優抵戲皆放而爲民美女麗人自今無獻宴開以時酒進有數宦官不得干預朝政佞倖悉去忠良竝進問安侍膳之餘官庭燕閒講讀經史怡神養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嶽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震怒始議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秀州聽讀

宗正少卿徐文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霑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枏擊之鏤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

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
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右郎兼太子侍講除
左司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
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年
五十七謚文肅

吏部郎中張子智貴謨

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第進士主吳縣簿改知江山縣
會亢旱閔雨因攬鏡有詩云不見片雲頭上黑頓添一
夜鬢邊霜遂蠲其賦十之八郡將怒詰之力陳其害不

能奪光宗卽位投匭進書極言民力已窮邦本不固凡
科歛之繁宜一切罷去以廣維新之澤剴切幾萬餘言
轉朝奉郎輪對敷陳三劄及民間疾苦一十八條光宗

嘉納之三年除太常主簿五年除司農寺丞轉朝散郎
一日以劄子袖見時宰論易革與大過之義有忤是歲
西浙旱災毘陵尤甚城邑騷動遂出知川事陛辭奏陳
飢民之數及請給降米斛光宗曰米未多卿且好去賑
濟故謝表有曰聖慮紅粟之未多面奉玉音之甚切蒞
任講行荒政飢民賴以全活者五十萬衆明年轉朝奉

大夫賜對便殿論人君之心與陰陽之氣相感實歲之豐歉所係上皆嘉納除吏部員外郎陞郎中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奉使金國回內殿賜對因論禮莫重於分分莫重於親今北虜犯分而夷其親雖欲不亡得乎願朝廷爲內修外攘之備因極言時弊凡二十餘條轉朝散大夫會行郊禮又極言郊赦爲小人之幸不可爲常上可其奏未幾被論奉祠賜里以磨勘轉朝議大夫特封遂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所著有九經圖述韻略補遺

司農卿王慶翔夢龍

王夢龍字慶翔新昌人慶元三年進士授天台尉辟爲京西檢法官抵襄陽虜大人宣撫項安世咨以征謀一時書檄咸出其手士皆感動改尚書左銓知龍游金華二縣咸有惠政歷遷大理寺丞極言今日議論不明體統不一邊備所當嚴歲幣所當絕和好不可恃攻守不可弛言甚懇切上嘉納之擢監察御史首論媿姍苟容士風大壞宜申貪墨之禁又條上備邊備蜀各四事皆一時急務遷宗正卿以歸養辭除直秘閣知温州討平

海寇境內晏如。主管建康府崇信觀知婺州撥官田千七百畝爲助。後倡民亦各以田助。得田六萬有幾。以備當役者用。又以水旱兩奏蠲二稅。民甚德之。召赴行在。見上論中庸致中和大槩。以爲天造之運。非祁寒大暑不足以成歲功。豈其約二氣之中。不寒不暑而得爲中節乎。九官並命。四罪咸服。刑賞之中節也。好賢如縑衣。惡惡如巷伯。好惡之中節也。除司農卿樞戶部侍郎。以疾歸。八年而卒。年八十三。猶口占遺表。署以獻。特贈正奉大夫。會稽縣開國伯。夢龍事母以孝聞。寧宗受禪。推恩不以官其子。而以官其弟。夢錫所著有西銘解諸書。

吏部侍郎袁廣微甫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入對。疏陳五可懼言。甚剴切。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疾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

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外艱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凡藉之卑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於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轉將作監領常平事如故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徹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益隸漕司綱運供費增益無紀又丁米錢又爲漳泉興化民患甫皆奏捐之

遷秘書少監。人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脩見愷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副求言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故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故足貴也。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克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摺據以奏。甫言：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摘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屢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屢畝事，人心最不悅。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

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
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授起
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
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繫。誠難緘默。嵩之誥命。終
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
年。遷中書舍人。入見。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
和恐誤事。又奏。備邊四事。嵩之移荆湖沿江制置使。知
鄂州。甫復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在淮西。王楫由淮
西而來。比軍蹙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翌日。樞吏部侍郎引疾。至八
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累命皆辭。不報。遷
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湧。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
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
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課其問學。時邊檄
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樞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
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
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慨然以師道自任。切於愛
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無所阿附。王應麟謂近世榆

魁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范楷字子式，鄞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官工部尚書。先在經筵，因事啓沃邊疆州郡關於朝政者，知無不言。李全據淮安，反狀益急，宰相不能決，猶委曲揜護。大臣更諫不納，楷上書曰：「賊全猖狂恣睢，舉朝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獨丞相隱忍不發，其爲保姦誤國甚矣。昔郭子儀爲中書令，考於史傳，家食爲多。今丞相獨當國柄，二十二年所在窺伺，一旦禍機竊發，變不可測。將何以謝天下，遂忤旨去位。明年除寶謨閣直學士，卒於家。」

吏部尚書陳伸

子德剛附

陳伸，鄞人，尚書顯之孫也。醇德碩學，爲時所尊。與人未嘗有兢，仕至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伸凡七上章辨之。朝廷以爲狂言，罷斥。尋拜吏部尚書。時韓侂胄當國，每欲引去，及侂胄議北伐，伸上書切諫，侂胄惡其異已，出爲荆湖宣撫使，遂乞致仕。子德剛歷官戶部侍郎。理宗立，遷工部尚書，論濟王之寃，忤史彌遠，奉祠。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入對，上慰勞甚至，因

問夾攻蔡州以復讐何如德剛曰在國家不可一日忘此舉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上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有之乎上默然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官爵從之居七日卒孫著自有傳

左司諫曾西土

曾西字西土叔遠之姪子也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辟重慶府司法太守度正欲奏畀京職辭曰錄參章某母老請先之正歎服改秩知建昌

縣擢秘書丞兼倉部郎出為浙西提舉面陳和糴折納斛面之弊徙浙東提刑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而至召除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勸理宗儲震器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忤旨除起居郎進權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且造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為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僊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郵人余天錫友善。既即位，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鄙劣，性復貪婪，門庭機雜。朝論不與，磊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虞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肱股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廁足，其間是却行而求前也。」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磊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磊卿起居郎。磊卿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遂鬱鬱不得志，嗚咽而卒。時磊卿與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繼以沒，上念之不已，特謚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少從徐僑學。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歷平陽、青陽尉，調饒州司理參軍。改緡雲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作臺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

丞兼樞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邪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臣有圩田之訟舉朝無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上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之利病皆可痛哭流涕史嵩之入相嫉其鯁直斥去知衢吉二州既而鄭清之再入相素惡其直言無忌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卒有遺稿十卷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何琮字宗玉松陽人第進士官吉州安福縣簿始至大書門屏曰以儉養廉將勤補拙入朝除左正言轉殿中侍御史先此臺諫駁爲宰相私人有彈劾先進副封琮獨守祖制斥貪逐佞多合清議與時相意忤改爲起居舍人一日諷琮駁陳垣除命答曰琮他日尚欲附善類時相大怒左遷爲福建轉運副使時相去位召入爲戶部侍郎理宗嘗夢神人云天下欲太平何琮作宰相異

日以語學士趙汝騰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友人以詩悼之曰空形良弼夢只戴侍臣冠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登嘉定九年進士第歷官秘書省正字時理宗欲勉戚里以學詔皇親宅置講官首命漢弼以著作郎兼沂王府教授漢弼慨然歎曰三館清流出入貴戚之門豈惟辱身且辱官力辭不拜改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默寓規諫為帝所簡注拜監察御史入謝帝面諭之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首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論給事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為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又權國柄復以父憂謀為起復帝益患苦之時臺諫無一人敢言者帝私計曰漢弼正色不撓是可屬任者遂以太常少卿召之臺諫劉晉之等揣帝意將有易置亟請寢漢弼新命帝怒逐晉之等四人而擢漢弼左司諫兼侍讀

復除侍御史漢弼疏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
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
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
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
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
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
並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論馬光祖奪情
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
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
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奸邪未盡屏汰議論未能
堅定爲慮遂感末疾居無何遂卒特贈四官謚曰忠漢
弼之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
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
旨微矣

翰林學士洪舜俞咨夔

子勲附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
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與之帥成
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首檄咨夔自近

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
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
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
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
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
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
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
全。必。爲。國。患。於。是。臺。諫。交。論。鑄。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
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
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
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
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罟。而。歸。間。居。十。年。終。始
全。德。之。老。臣。若。趨。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
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翌。日。與。王。遂。竝。拜。監。察。御。史。
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坦。至。諫。久。矣。要。當。極。本
窮。源。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源。推。歸
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庶。級。一
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

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玉而
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
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
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
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申書之蔽
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
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
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
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
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
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
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荆湖
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
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
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
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
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憐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
因人之獲使邊將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

俘之。元祐獨不鑿端門受降之崇寧乎。擢殿中侍御史。改中書舍人。尋兼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上疏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帝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愨。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謚忠文。咨夔夔。研窮經史。馳騫藝文。蔚爲一代文宗。有兩漢詔令三十卷。擊抄一百卷。春秋說三卷。外內制及賦詩文三十二卷。奏議三卷。子勳。燾。燾紹其家學。而勳登淳祐四年進士。爲崔與之魏了翁所知。仕至兵部尚書。嘗爲論發明先皇與子之意。人稱其有父風骨。贈端明殿學士。謚文靖。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王有開字守仁。平陽人。初游右庠。叩關論史。嵩之起復。非是。且陳盧允升。董宋臣之奸。併攻余晦。帥蜀無狀由。

是知名繼登右科參贊戎幕咸淳初以武職換文資由編修官兼右曹郎出知惠州不赴有開博學強記經史子傳旁及僊經洞章過目輒記憶晚慕賀知章爲人黃冠野服逍遙物外年八十四卒

大理卿毛鴻甫遇順

毛遇順字鴻甫餘姚人舉進士召對便殿超拜侍御史首論史嵩之不當起復以壞典常三學諸生皆朝廷元氣不宜斥逐以自耗削前後疏凡數十上皆時所諱言者理宗書其名於御屏寶祐初進兩淮制置使上疏極論賈似道丁大全必誤國乞卽罷斥不報元大弟忽必烈聞之歎曰安得南朝直臣毛遇順者乎官終大理卿給事中孫守叔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慈谿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陞太常寺丞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諫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

滋不悅。出知泉州。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筭泛入者。盡籍於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所遣官聞之。夜過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庶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一應目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宗正少卿。兼樞舍人。起居郎。八上疏辭免。除直龍圖閣。與祠。未幾。復召爲起居郎。歷兼國子祭酒。樞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蔽政固不少。旣易相之後。蔽政亦自若。在庭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未幾疾作。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不蔽風雨。布衣疏食。而重名節。一時稱爲古直。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子希聖希仁附

潘凱字南夫，檉之從子。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權，輿論譴之。登紹定進士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凱馳入營，裂帛植於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無敢後。」白憲守，止戮首亂者一軍。安堵，郡人德之。淳祐末，除監察御史，連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行。後以宗正少卿除秘閣修撰，都承旨，進刑部侍郎，請外擢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子二：希聖，字養蒙，嘗率六館論丁大全終戶部侍郎；希仁，字養浩，兩優釋褐，終將作少監。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強

汪自強字行之，淳安人。登紹定二年進士第，爲富春簿，分司鄉邑，創常平義倉。知錢塘縣時，值孟饗赤縣，出班起居，自強人物清修，音吐弘暢，上日送之。中書因薦其才，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彈劾不避權貴，爲之側目。每箝筆荷橐，鵠立柱下，百僚震肅。時京尹顧岳託婚東宮，以希內授自強，露章劾之。岳坐免官，婚亦寢。朝野悚然，尋遷大理寺卿，卽乞身歸，築室故山，曰香晚，以讀

書怡老不復仕。

刑部侍郎劉聲伯黻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休戚利害若己，痛痒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謹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倡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筭，以澆恣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

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邪當陛下詔起譽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規之以爲進退之機廼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煽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廼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不多術窮棄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獵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噐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機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邪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

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願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而時宰之怒竟不可逃邪？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濶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簞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蹇蹇諤諤，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媿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

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華貪饕頑忍久污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浚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窮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有朋邪盪僞陰陷潛誣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蒸飾佞舌心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月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向何救於國事

之萬一哉。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首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叅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勅，不足效也。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止，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避歟。乃今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爲國。

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改正字，以不得其言力求解職，不許會以外艱去。服除，授集英殿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召拜刑部侍郎，改朝奉郎，兼工部尚書。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未幾而宋亡。

右司郎中趙敏則崇潔

趙崇潔字敏則，縉雲人。第進士，累官右司郎中。負人倫鑑，一經品目，多為名士。理宗朝中，貴虛必升等，專權招賂，濁亂朝政。廷臣畏其勢，胥箝口不敢出聲。崇潔獨抗疏，數其罪惡，乞斥罷。以肅官府，由是名振朝野。居官不受私謁，所至以激揚著聲。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屋

王持屋字載仲，樂清人。選入太學，有聲。嘗率六館叩閣論史，嵩之士論歸重。登淳祐進士第，入浙西帥幕。時有薦丁大全可任臺諫者，持屋謂其內懷姦，狡外示狂率。

使其得志必爲國家憂大。全聞之憾焉。未幾以著作兼左曹郎吳潛罷相。持屋輪對言於理宗曰。宰相進退人材當進賢退不肖。不當以用舍快恩讐。潛貶。上疏力爭之。不聽。遂罷歸。賈似道怨潛甚。疑持屋黨潛。併惡之。由是十五年間。三被擢。不越郎曹。二典郡。皆不終。似道敗始除大理少卿。未上卒。

禮部侍郎孫仁則嶸叟

孫嶸叟字仁則。餘姚人。句容令林之子。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擢監察御史。論賈似道罪重。法輕。當斬之。以示國法。德祐初。元兵渡江。文天祥起義勤王。左丞相王爚趣天祥入衛。而右相陳宜中與爚不相能。以故深結留。夢炎而黨黃石。奏勿使入衛。以沮毀天祥。天祥列上勤王及留屯利害。皆內忌。夢炎莫敢閱白。嶸叟取所列。徑造御前。奏之。於是復有旨。趣天祥入衛。仍乞倚任天祥。竄宜中。夢炎及黃萬石。呂師孟。以作忠義之氣。時朝議方倚重師孟。求好於元。不報。嶸叟居官。竭忠盡智。排斥姦回。不爲身謀。尤精於易。所著有讀易管見諸書。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謚忠敏。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王仁孫字汝善松陽人辟入太學博古工文辭議論慷慨以名節自許時賈似道以母憂起復毅然曰三綱絕矣率同舍生詣博士陳著偕詣闕上書切諫以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奪其母是代陛下行罰也書上不報似道怒欲遠竄之上不可乃止仁孫遂謝病歸未幾宋社遂屋痛哭憂憤以不能興復致疾卒

元 共三人

平章葉太白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慧出於柳理宗下詔罪已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詭以為已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揣初置官田閔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竄李潭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未幾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宜憲

兩臺爭辟之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未有云。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勲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撫掌稱歎。及是以姓名聞，世祖大悅，卽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辛苦，且曰：「卿嚮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廢。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事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可。」

其奏特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曰臣本
羈旅荷蒙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
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染足疾比
歲尤劇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邪李固辭得
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
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
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
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又曰
憲臣以繩愆糾繆爲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
婪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出
是臺諫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李資政大夫尚書
左丞李復固辭且言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
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繫天下輕重朕以煩卿
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
殿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材不可以
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
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
數幸辟雍非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

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以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寤，事遂寢。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飢饉，穀價騰湧，李奏免江淮租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糧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飢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靡費鉅萬，今山路險巖，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陞平章政事，李固請解職南還，累疏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李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復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帝嘗問兵部郎中趙孟頫、葉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然，夢炎以掄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舊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遠甚。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

官一毫不以自私。贈資德大夫，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翰林學士趙晦叔與熹 伯祖師淵附

趙與熹字晦叔，台州人。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至，渡江，與熹率其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熹對。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

故，悉由誤用權姦，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熹忠言讜論，無所顧

忌。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二十七年，京師霧

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熹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熹

貧屢有守，有抱負，可大用。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

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授受，具有端緒。每與詩衡論伊洛闡奧，衡雅敬之。與熹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

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為葬，成宗命

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昭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目次

謹直

明一

平遙縣分教葉居升伯巨

國子監司業豐復初寅初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福建按察司使陶厚仲鑄

監察御史洪子輿堪

太學生郭士淵濬

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好仁士元

監察御史厲子溫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監察御史項善恒民彝

監察御史鄭公主惟桓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監察御史周顯謨文

監察御史范時雨霖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兵科給事中鄭伯森林

監察御史劉士亨泰

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山東布政司叅政江用良玘

汀州府知府張靜之寧

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可大文溥

監察御史馬克昌昆

附馬璇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直夫壯

吏科給事中趙時中良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

子驥附

吏部尚書屠朝宗瀟

子樞附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樹鏃

父垣附

兵部侍郎虞邦瓊瑤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廣東布政司叅議徐希曾沂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懿卿惠

布衣繆恭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瑀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

弟嵩附

刑部侍郎陳宗獻璋

山西提學僉事陳霆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鎰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曠

兵部侍郎陶世和諧

四世祖仕成附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暘

兄景明附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隨

兵科給事中周克敬旋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

附 兄奎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

從弟杰附

廣東左叅政張德珍懷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門人張熙玄朗氏閱

讜直

明一 共五十五人

平遙縣分教葉居升伯巨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

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海方平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似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踈間吾家骨肉邪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邪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天下聞而憐之

國子司業豐復初寅初 子慶孫耘附

豐寅初字復初鄞人博學篤行耻事胡元隱居勾章之墟
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後上疏諫觀燈謫德化縣學教諭
以身廸人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卒年百有五歲所著有古易略說
子慶字文慶第正統己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與林聰葉盛高棣等諫
帝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乃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
薦聲大著會奉表入賀隆馬傷足時年五十乞致仕所著有古易筮法簡庵集
子耘字用勤以禮律身雖造次無少渝官湖口縣學訓導乞終養歸以子熙貴封奉直大夫右春坊諭德著家禮便宜唐詩續音藏於家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程徐字仲能端學之子仕元爲兵部尚書入國朝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孔林廟天下不必通祀徐上疏極言其略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

之道則無以立政有國者祀之必徧於天下蓋以維持世道崇本始而報功德也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德也上允其奏改刑部侍郎尋陞尚書徐精勤通敏剴繁治劇事無留滯雅能文而尤工於詩歌

福建按察使陶厚仲鑄

陶鑄字厚仲鄞人少孤貧懷竒負氣不屑附人洪武十五年授監察御史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肆奸擅權剛毅正直一時儉小莫不望風歛迹未幾陞福建按察使戢魃革囂風紀益震時左布政薛大昉潛引腹心淫肆妖媚囊括人財嗜利罔極民被其流毒者甚衆鑄疏劾其事並逮繫至京民冀其復來爲之謠曰陶使復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果復任民皆忻躍扶老携幼相迎於郊

監察御史洪子輿堪

洪堪字子輿淳安人少負奇質讀書過目輒成誦弱冠登洪武三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高皇帝以其年少俾冠豸衣繡暫歸績學老其才而用之永樂初召入臺彈劾不避權要風節凜然同官有遺以雙白鵬者堪卻以詩曰白鵬本是山中物何事飛來到栢臺其庶介類如此

太學生郭士淵濬

郭濬字士淵寧海人洪武初詔郡縣貢秀士各一人寧海以濬名上既而有詔許臣民言政事缺失卽上書論當世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肄業太學太學所養士數千百人見其文咸吐舌驚異歎不可及濬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無不意滿由是名噪一時同學者見其名高乃以弗及爲恨諧諸師誣以奏抵罪而死

湖廣按察僉事鄭好仁士元

鄭士元字好仁寧海人洪武初歷懷慶同知累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性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嘗獻太

祖皇帝十策。一曰親近師儒以究天下之治。二曰容納諫諍以盡天下之言。三曰常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四曰善輔導太子以固天下之本。五曰責任臺諫以致天下之賢。六曰修明學校以正天下之教。七曰限民名田以均天下之賦。八曰裁抑奢僭以阜天下之財。九曰禁妖淫聲以新天下之聽。十曰復中華衣冠以新天下之視。皆援古酌今。委曲切當。累數千百言。太祖嘉納。後多施行之。

監察御史厲子溫

厲子溫。青田人。國初以明經擢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要。洪武癸丑命踏湖州水荒以實復命。上曰前使者曰無爾獨曰有。莫不知所以者乎。對曰天知地知臣知君獨不知。上忿其言不遜。斬之。後果如其言。因罪前使者而御書於午門曰豪傑御史厲子溫。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王成字允功。松陽人。永樂初貢入太學。授北京道監察御史。偕工部為勲戚劉大秀等樹碑。成後至觀碑。次不合於禮。入見。上曰劉汪二氏雖勲戚乃臣子耳。不可

與高皇帝並立，立必遠數十步，庶君臣之分明而報功之典盡也。上嘉歎，卒易碑處。上一日顧語左右曰：王成好御史，勅往南都檢治成蹟，核官吏能否。京師肅然。

監察御史項善恒、民彝

項，民彝字善恒，松陽人，狀貌脩偉，永樂初以明經授廣西道監察御史。上以皇太孫英明，欲特授曆服，民彝抗疏諫曰：父子相傳，古今常道，陛下獨不聞衛輒之事乎？且太子仁柔，初無顯過，千歲後將何以入宗廟乎？

上怒，罷朝時天大雪，民彝俯伏不敢起。上入宮，復取其疏讀之，感悟，命宦官搜於雪，消陷處得之，四肢已僵。勅光祿寺調護，尋以疾終。上一日問侍臣曰：胡久不見長御史，對曰：已死矣。上歎息者久之，命恤其家。監察御史鄭公主惟桓。

鄭惟桓字公主，慈谿人，少孤，鞠於祖母周，周讀書，知大義，時時取古格言訓之。桓感激，刻意書史。永樂甲午，浙江鄉試第一，與叔父讓同登進士，拜監察御史。蹇諤不避，大著風裁。廣東憲使陳某被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寃。

訊出之陳懷百金為報桓笑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邪辛丑奉天殿災惟桓疏六事指陳時政得失言過剴切遷交趾南靖州知州卒於官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戊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改元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留中不下已而泉幣大阻民輒犯禁議竟寢於是上思時言

命侍皇太子祀祖陵孝陵所至遇款輒建白發

倉賑之留署南戶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

尚寶司兼吏禮兵刑四科事身視七篆綜核靡遺事無

愆滯才望赫然六年查後湖冊陳便宜十四事至今行

之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進叅議以大臣會薦超擢廣西

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皆國家要機事雖不盡

見信用識者偉其敢言其為僉憲時薦知州柯暹為按

察使條約均徭冊式民便而行之遂為令甲年未七十

致仕歸卒平生潔廉好義篤孝二親及親歿廬於墓次

哀號不輒致烏巢芝產之異鄉人重其德行建祠祀之

郡守張禧事聞當道一時鎮巡藩臬諸大吏咸共嘉歎

題其祠曰孝廉魏文靖李文忠各爲之立傳

監察御史周顯謨文

周文字顯謨富陽人永樂癸卯領浙江鄉薦授福建武平縣學教諭遷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赫著聲績秉公持憲百度振揚時中官王振方用事文抗疏論之學士倪謙以憂制留用文固請容謙終制言雖不用一時重其讜直屬貴州苗叛總帥僨師朝議命文督兵偕靖遠伯王驥往勦至則單車詣賊宣諭國威賊應聲歸款未幾以憂歸卒於家

監察御史范時雨霖

范霖字時雨樂清人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授行人出使萬里外餽遺一無所受比還行李蕭然以薦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時副都御史周銓苛刻貪暴霖糾十三道御史疏銓所爲不法事上之朝逮繫銓詣獄事未竟而銓得心悸縊以死十三道或降或謫霖坐首建議繫獄了無悔懟天下稱爲真御史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章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

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覆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綸聞發憤。卽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煅煉。迫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二人。至午門前。杖一百。同死。莊遠謫。而綸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綸所上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綸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綸不赴。短綸。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茂陵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

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
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
綸會南臺高明考察綸欲盡去諸不職明不可綸獨疏
上南諸司構綸激言官怒並誣章劾綸上特遣侍郎
葉盛給事中毛弘卽訊留都綸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
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泰陵卽位特贈尚
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裕陵茂
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
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定
之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
大不書此奚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

兵科給事中鄭伯森林

鄭林字伯森常山人登正統進士第景泰初授兵科給
事中正色立朝遇事敢言劾駙馬都尉石璟諸不法事
卒廢璟爲庶人權貴無不斂迹嘗憤團營軍無統制每
出征人馬多雜蹂致死遂抗疏論諸團營將不知兵操
練無法當事者遂請委林以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

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復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小八陣之中，又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耳。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時于肅愍謙爲大司馬，深嘉歎賞，以爲得古兵法，不傳之秘，奏請頒其法於天下。凡練兵官，悉以是教閱隊。

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天下凡縣。其官悉以是法。閱

監察御史劉士亨泰。國初。其妻。其賞。以。為。其。古。其。去。不

劉泰字士亨。海鹽人。景泰辛未進士。性耿介。不屈於物。

讀書窮日夜。不怠。詩文尤清絕。釋褐。簡為庶吉士。拜監

察御史。出按遼東。及南畿諸郡。風裁凜凜。疏劾內閣江

淵。卒。移其官。天順初。復與楊瑄極論。石亨擅權。忤旨。下

詔獄。幾不免。易箠。有詩云。清白肯為兒女計。踈狂魯為

國家憂擲筆而逝。其。一。大。中。國。亦。八。朝。小。八

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鮑輝字叔大。溫之平陽人。登正統癸丑進士。第拜工科

給事中。外艱服除。改刑科。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不事

引繩為苛刻。朝廷之上。肅然敬憚。時延綏列校。訐奏。叅

贊都御史不法。勅輝往按。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列校罪。

邊將多占役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儲。輝請釐正

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督之。憲臣嚴

簡閱之法。示安不忘危之意。所陳請。皆軍國大計。多見

採納。輝亦感。上知遇。益發舒意氣。知無不言。誓以死

報國。已巳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將累失利。英宗震怒。

下親征之詔。元戎啓行。百執事皆章皇扈。駕大臣無一
敢諫者。輝奮然曰。事急矣。乃當輦而諫。曰。夷狄犬羊也。
反覆固其常性。邊將不戒於謀。遂致小衄。爲今計者。不
過命一材幹大臣。行邊督戰。自應得當。奈何以萬乘主
下。與犬羊角力哉。陛下縱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王
振從旁叱之曰。軍興大事。爾小生何知。遂令駕起。勒
輝督右掖諸軍。兼紀戰功。師還。土木陷沒。死後二十二
年。其子鳳行求父骸骨。不得。奉衣冠葬於先塋之次。

山東布政司叅政江用良玘

江玘字用良。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正
色立朝。樞貴斂手。嘗以六事疏陳。悉關君德民務。當宁
傾聽。已而諫罷。僧牒濫行。疏救。按察陳璇冤。又劾奏石
亨。怙寵罔上。直聲赫然。時南陽李賢方柄事。衆爭趨其
門。獨玘不可。曰。吾爲諫官。可媚時宰。以自託耶。固不往。
居諫垣十年。出爲山東叅議。又九載。始遷叅政。凡所歷
宗藩莊地。有兼并者。悉奪以還民。會督遼東軍備。嚴禁
巨商賂遺。歸途惟故衣一篋。冰蘖之聲。震於遠邇。領兵
農金穀諸務。不假筮楚。而事集。酷急者反不及焉。未幾

乞休。橐裝蕭然。世業讓諸兄弟。而幅巾藜杖。行歌坐吟。夷猶泮渙。未嘗請託。入公府。以子瀾貴。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夏太卿稱其皎然。冰雪年未至。而請老。謂可媿。冥頑嗜進之徒云。

汀州府知府張靖之寧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蹇諤自將遇事。卽言丙子順天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中。歸咎考官寧。奏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悚然。英宗復位。勵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秕政苛法。所當改變。芟蕪者。悉舉奏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

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存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留意。上優詔允答。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恃迎駕功。竊弄張甚。事關禮科。舉奏無避。上以是知之。稱其不可多得。朝鮮國讐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寧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旣行。得遼東奏。兩夷讐殺。勅諭急

差追留取便進止寧時次遼東拜勅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卽語鎮守等官調官兵肅陣直前既至導揚威德陳警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朝廷有人識者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鳴綠 憲皇嗣位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其議罷之兵部薦寧與翰林修撰岳正堪任侍郎會都御史與當路有郤得旨陞汀州知府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訪諸厲民弊政革之勵學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在任幾一年以病謝事歸時年甫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敷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竝奏起之皆以疾辭尚書王恕道郡城特造寧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高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素負經綸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

廣東按察副使徐可大文溥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學問宏博自少有大志以名節

自喜登進士第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直聲赫然擢河南布政司叅議以親老不便迎養得改福建所在廉介人不敢干以私轉廣東按察司副使未幾上章言朝政缺失多涉權貴無不爲之危懼遂扶疾待罪南雄有旨放歸至玉山病篤卒有大志而不竟其用人多惜之

監察御史馬克昌昆

馬璇附

馬昆字克昌平湖人第進士知永新政稱卓異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終雲南叅政踐履篤實有先輩典刑時同里有馬璇者登天順進士第任行人使山西河南四川湖廣諸藩砥礪名節饋遺一無所受陞南道監察御史嚴毅正直繡斧所至百僚震懼當時稱真御史者必曰平湖二馬至今以爲美談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王淵字志默山陰人天順中官南京吏科給事中憲皇初嗣位時內臣用事勢張甚在朝無敢頌言者淵與給事中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陳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無令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事敗

雖欲全之無由也近有亡耻大臣與之結交或屈膝或叩頭或稱翁父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無令內官管軍管匠置立田產多畜義子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朝政清明而宦豎亦享其福保全之道何以加此 上嘉納之其年十月復立皇后王氏明正牛玉之罪免其死安置南京淵及徽等復以玉罪重罰輕數玉大罪四乞正典刑因詆斥執政奏入逮下詔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遠方判官淵得茂州徽普安州二人直聲震中外而李文達名爲少損淵歷遷順天府治中歸老於家貞介溫惠鄉人稱爲長者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登進士第拜南道監察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苟合念親老御史當觸邪自分死可爲也不然當推之人走吏部謝不允時謝鐸李東陽與壯爲莫逆交相與促之行壯不得已至南道未久會翰林章懋莊杲黃仲昭輩俱以諫鼇山謫官烟瘴壯抗疏力救得改內地爲御史數年輒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

本之說。直欲置國家於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者。時羅倫居官南都。深知壯。遂極契厚。及壯居父喪。與倫計處喪事。徃復周悉。壯輒身行之。倫嘗歎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吾見二人于少。保謙及今。陳御史壯耳。服闋。至京。復以母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剴切激厲。多人所不敢言者。無何以母喪去。服除。復拜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病歸。居鄉。歆然。鄉人不復知爲御史。布袍蔬食於清江之浦。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終老之計。弘治丙辰。薦起爲福建按察司僉事。未幾。轉河南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無何。乞身還。時年六十六。卒於家。

吏科都給事中趙時中良

趙良字時中。永康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吏科給事中。鯁介敢言。因災異。條陳謹天戒。重國本。恤民艱。鎮邊境四事。忤旨。杖於廷。幾死。歲丙午。左右請立宮媵。所生二歲子爲太子。抗疏力諫。止之。及孝廟正位。東宮又請簡正人爲師傅。以職輔導。滿九年。考陞本科都給事中。先是重臣王越被劾。銜之。譖於中官汪直。誣以言事。

不謹。謫四川廬山令。弘治改元，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陞副使，卒於官。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丁川，字大容，新昌人。登天順進士第。成化中，擢監察御史，才名籍甚，屢陳時政缺失。魏昌侯孫繼宗以外戚父子交掌禁兵，川疏請裁抑其權，又劾尚書馬昂都御史楊璿怠事不法。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干預朝政，川上疏論諫，奪俸三月。辛卯，太皇太后崩，因陵廟事遺旨切責言者，川疏曰：「諸臣之請天下公論也。」聖母之命一時私恩也。惟皇上無以私廢公，言甚切直，事竟寢。尋擢順天府丞，值旱荒，疏荒政十五事，多見採納。遷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上備胡三策，開中淮浙積盜，選將帥，置弓弩，練士卒，創屯堡，蓋隱然鎖鑰重寄云。未幾卒於官。川平生清苦，卒之日，橐無贏金。士論益賢之。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

子驊附

毛弘，字士廣，鄞人。第天順丁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九載，晉本科都給事中。言論風旨慷慨激烈，疏奏無虛日。上厭苦之，有昨日毛弘，今日毛弘之語。成化三年

值上元節，預命詞臣分題作鰲山燈火詩，欲以娛兩宮。編修章綸、黃仲昭檢討莊杲，上疏極諫，忤旨。各廷杖謫外任。弘乃抗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真盛世事。願乞復官，而先是修撰羅倫亦以論李賢起復被貶。弘言之益力，謂倫不足惜，而天下遂以言為諱，遂得旨。四人俱復原官。四年，慈懿皇太后崩，廷臣議葬附事，不合。弘乃言：慈懿作配先帝，為皇上母，內外無失德，葬宜附。裕陵主宜祔太廟，為萬世不易定禮。皇上生事兩宮，如一。今慈懿崩逝，乃欲別葬，是有一也。皇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於道，無使得罪於天下，用是。皇太后亦開悟，竟得合葬如禮。

聲動宮闈，皆呼為毛秀才。太后欲識其面，垂簾召見之。凡在諫垣餘十年，權奸落膽，議者以方古之遺直同。吏部侍郎葉盛考察南京官屬，黜陟明當，雖所親不得一干以私。會中寒疾暴卒，人皆惜之。子驊舉弘治甲子鄉試，知光山縣，以循良稱。

吏部尚書屠朝宗瀟 子樞附

屠瀟字朝宗，鄞人。生而聰敏，駿發為文，下筆滾滾千餘

言一時行輩皆下之。登成化丙戌進士。試監察御史。歷官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李孜省黨媒孽。改南京。弘治元年。勅總督兩廣軍務柳州諸處。舊皆番戍。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瀟爲區處分戍。多所全活。入掌南京院事。尋陞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時災異疊見。瀟歷疏時弊二十事。上悉允行。九年。轉吏部尚書。進退黜陟無所私。而以愛惜人才爲重。注選至烟瘴地。多濡筆不下。必擇宜其風土者爲之。因奏著爲令。尤痛抑僥倖。或造請者。必置之遠地。時多內降官。瀟因論奏。謂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突銛鋒而竭筋力者。積數十年。不得官。而白身之人。奔兢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不可以爲訓。由是內降稍減。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瀟抗疏曰。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釋不用。而開是例。萬一聞於北虜。將謂中國空竭。且生戎心。議遂格。清寧宮新成。詔許番僧入宮慶讚。瀟率大臣再疏諫。止言甚剴切。給事中魏珏等因事下獄。又率衆極論出之。周文端經將謝政。卽疏其剛方有爲。不宜輕聽其去。及召問執對。愈堅。至拂上意不避也。彗星見。瀟會九卿條陳十事。以

獻皆切時弊已而乞終養歸適丁外艱居於家武宗
 卽位馳勅召之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
 逆瑾專權方疾言官如仇每因言事欲罪之瀟曰此瀟
 實主之御史稟承而已又大起羅織之獄欲於律外比
 擬滋重瀟執不聽瑾又以宿憾鈎擿前兵部尚書劉大
 夏欲置之死瀟為申理卒得減論時瑾累撓瀟瀟亦數
 忤於瑾疏乞解任歸瀟平生慷慨自許恒以廣言路惜
 人才為已任立朝論事皆得機要嘗謂手持此筆掌刑
 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恐誤黜一人其存心大都如
 如此子樞正德辛未進士以試中書進吏部文選員外
 郎郎中有俊才詩賦書翰尤雄一時丁內艱居家卒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樹鏃 父墳附

夏鏃字德樹天台人父墳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年未五十由巡撫四川勇退隱居時稱名
 臣鏃生於京邸幼篤志於學自專經外於書無不讀好
 為古文辭上追秦漢由是著聲多士中都憲之將歸也
 鏃方弱冠卽推易象消息為詩馳獻以瀟盈為戒都憲
 欣然遂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富貴而於道德類如此

都憲歸五年卒。鏞不欲乞恩求葬祭，鄉人官都下者代爲請命而喪事已畢，例得官給白金七百兩，供祭典餘悉散之。貧族成化丙午舉浙江鄉薦，明年成進士。乞近郡教授，以便養母。冢宰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鶴、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鏞抗章論救，并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弘治十四年復起，赴選時虜寇邊孔棘，九重宵旰，鏞在路自台歷杭，由三吳渡江，及淮經齊魯，至輦下數千里間，見百姓流離，科差繁重，有司莫以告，以爲茲惟邦本虜患，抑在其次，乃備述其狀以疏進。冀上罷不急下寬條，愛元氣以爲宗社，無疆之休，衷情懇惻，雖至觸冒無顧慮，疏入不報。久之當受職當局者，忌其剛鯁，不欲置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踈處之。鏞亦黽勉就職，無悔心。居歲餘，守備內臣違例准受民詞，卽論奏落其權。軍民稱快。以母老乞終養歸，早暮庭幃，承顏順志。母以壽終，居喪稱孝。世宗登極，振作宇宙，大起天下隱約而用之。鏞獨以老辭，卒年八十有三。鏞爲人

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欲其於事見義必為務盡其力自非力竭不止官不過七品居官不過一考僅守遺田無尺寸增產卒至停棺八年貧不能葬呂侍郎沃洲為舉其喪事而俾楊循吉傳其生平以勵風俗云

兵部侍郎虞邦瓊瑤

虞瑤字邦瓊縉雲人第進士官給事中性耿介遇事敢言而知國體成化間以進言忤昭德宮下懿旨將置之死同列為擊登聞鼓救免中貴盧永督採處州鑛課外橫征鑛戶率棄家而逃瑤抗論得罷民困始甦當時稱瑤為真諫官累遷至兵部侍郎卒於家賜祭葬悉如例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何琮字文璧仁和人辰州知府瀕之子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預修寰宇通志改禮科給事中每對仗彈劾音吐宏亮當宁動容在列之臣莫不傾聽屬當使外夷部擬琮名以請上特改命他給事不欲琮離左右也琮感知遇益正色直言在諫垣數年多所封駁至議請汰國學庸耄以振人才謗議洶洶遂於題名碑

中、饒毀琮名、而琮屹不為動、陞通政司左右叅議、陟左
 通政、晉通政使、琮稟性直諒、而疾惡尤嚴、視銀臺篆、不
 數月、法立弊除、然亦以此得謗、淹滯者久之、成化己巳、
 陞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選將養兵、籌畫邊務、恒事未
 至、而為之遠圖、弘治初、歷三考、遷會尚書、無缺、特加正
 二品俸、仍舊職、僅逾月、卒於官、訃聞、輟朝、遣兵部進士
 謝汝暘造墳、諭賜祭葬、琮居官清介、門無雜賓、立朝四
 十年、勤慎如一日、上疏復西湖、以資灌溉、所著有西湖
 說、恒庵稿、

廣東布政司叅議徐希曾沂

徐沂字希曾、永康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
 中、亢直敢言、彈劾權勢、如鷹鷂之逐鳥雀、時壽寧侯張
 鶴齡等恃恩肆虐、及中官李廣輩矯命行私、皆露章擊
 之、為當路所疾、改南京工科、奏罷歲取蘓州細苧、福建
 改機、陝西駝絨、民稱便焉、陞廣東布政司叅議、卒於官
 歸、裝惟圖書數卷而已、粵稱貨藪、一握之寶、可富數世
 而沂獨纖毫無染、賢者以為難、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懿卿惠

朱惠字懿卿，仁和人。初爲諸生時，家甚貧，而父性嚴色養，頗難。惠自甘澹泊，乃力營甘旨，以進艱辛萬狀，不敢告勞。父卒，安其養，以篤孝稱。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時內侍蔣琮守備南京，以威權排逐縉紳，事多不法。惠抗疏劾之，權奸股栗。未幾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值奸宄縱橫，殺害良善。惠首置於法，以令境內。藩府二役竝興，民不堪命，卽爲檄請止。湖南一境始獲息肩，居二歲卒於官。

布衣繆恭

繆恭，天台人，學古行高，喜名節。弘治中，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敬皇帝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呂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中進士，歷刑科都給事中。弘治初，寵豎李廣，受富兒金，將尚公主。獻發其事，劾罷之。又因災異陳八事，如策大臣，抑親貴，皆人所不敢言者。壽寧侯張鶴齡兄弟，依藉宮掖，熏灼一時。獻又反覆極

論之。上怒杖闕下，繫詔獄，尋直其言，釋之。歷順天府丞，時逆瑾用事，朝臣遷轉大半以賂，乃十年不調。丁內艱，服闋，歷進南京兵部侍郎。會有言者，遂乞歸，獻長於詩文，善草隸，所著有甲軒稿，使交稿。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瑀

盧瑀字希玉，鄞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疏罷淮揚貢賦十餘萬緡，及西北勒市戰馬宿弊，又劾巨璫梁訪等竊柄引用，姦僧冀曉妖術罔上事，直聲大振。有溫州衛指揮戴勲以遺孤爲庶長所孽，庶長賂結

當路，多爲之地。瑀知狀，乃言於兵部尚書馬文昇，事竟直。初未嘗相聞也，已而勲頗知之，以二百金賄瑀母之喪。瑀峻却不受，服闋，陞工科都給事。上天變，忤旨，廷杖逮獄，出爲長沙府通判。未幾，陞真定府同知。詰暴撫良能，聲籍籍。陞廣平府知府，廣平故牧馬地，豪貴家數侵匿，而委其徵於貧戶。瑀乃剗洗姦蠹，盡反豪貴家侵地，民困乃甦。有高叅將者，素以高貲甲於郡，逮誣繫獄，前守避嫌，置不理。瑀慮囚竟，按牘出之。比引年，高托其母，懷千金爲壽，致於帷曆。瑀覺，竟謝不受，歸而疏食飲水。

以吟詠自娛。瑀美丰儀，制行高整。弱冠時有隣女，手製
統褲遺之。卽毅然斥去，終身不趾其門。知者以方魯男。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

弟嵩附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間寒暑。父母
相繼卒，哀毀骨立。悲感閭里。時三弟崙、嵩、崗年並少，家
亦就圯。崑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弘治九年，遂
與弟嵩同登進士高第。崑謁選授直隸清豐縣知縣。三
載考績，監司交薦，擢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適
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關切時政，多見采納。

正德丁卯間，逆瑾恣橫，流毒縉紳。崑上疏列其奸狀，逮
下詔獄，乃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
瑾誅，詔復原職。致仕，遂徜徉山水，絕口不談世事。世
宗初政，詔下錄用，辭疾勿起。崑才高學博，有志體國。雖
在泉石間，猶請正禮樂，竟格弗行。嘗自撰壙志而卒。弟
嵩任南平知縣，值旱甚，與郡守孫行詣龍潭禱雨，雨大
注，冒行數里，感寒疾卒。民爲立祠祀之。

刑部侍郎陳宗獻璋

陳璋字宗獻，溫之樂清人。父早卒，哀毀不踰禮。事母孝。

養彌篤，領弘治乙卯鄉薦。至乙丑始成進士，卽疏請歸養。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時逆瑾擅政，朝士爭趨之，璋獨以爲耻。瑾聞而憾之，遂矯命令致仕。太宰許襄毅宣言於朝曰：「古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欲爲周旋而力不可，或勸璋賂瑾以爲解，璋忿然曰：『官以貽成，吾不爲也。』卽怡然就道。瑾誅，應詔起用，授刑部主事。時張司寇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璋曰：『士而不讀書，謂之廢學；官而不讀律，謂之曠官。况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郎中，子麟庶其能，疏名以上，因奉勅審錄八閩，所活數百餘人。有恤刑錄行於世，事竣還京。適毅皇帝欲南巡，偕郎中陸俸等諫止，觸上怒甚，罰跪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璋病痢，人皆懼而止之，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生爲？』奮然進諫，旣杖，臀無完膚，伏枕五閱月而後起。陞雲南按察司副使。世宗嗣位，給事吳巖等議褒諫臣，以璋名上加俸一級。雲南去京師萬里，隣接吐蕃諸夷，種類不一，多有不能盡其法者，璋素不以勢撓，不以利疚，嚴毅端方。

而出之以和平。怒慈祥而斷之，以義寬嚴相濟，用得其情。民夷悅服。陞行太僕卿。時馬政廢弛，條陳五事，一求實用，二懲不職，三嚴有司，四儆守臣，五崇寺樞。咸獲俞允。一時馬政聿有成績。歷陞大理寺卿。時錦衣捕獲羣盜，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胡世寧知其冤，送大理覆審。瑋曰：「管一臧獲於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議之，况置十二人於死地乎？獄雖成，何得不辯？」乃駁回。世寧喜曰：「此先得我心者也。」遂為奏釋。一日與世寧議罪不合，各奏請下廷議。卒是瑋言，且行中外，著為令。未幾，世寧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世寧剛氣人也，與瑋若不合而卒敬服之。如此無何而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決獄忤上意，相繼罷去。」上詔部院議用舊臣，乃以瑋應命，起為刑部左侍郎，適南京太廟災。上聞變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特勅瑋借錦衣給事往勘。及至，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上意不可測，人皆危之。瑋曰：「事在弗欺，禍福非所計也。」上竟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末減，有上官以非法杖死，下吏繫法司獄。執政欲貸之，瑋語司寇

聶賢曰殺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忤執政意遂
偕賢致仕歸璋爲人剛毅是非無所隱有不直者輒質
之衆中而人亦不怨自處清介與俗輩寡偕未嘗一呈
身要路居官尤堅苦節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
不儉於家而能薦於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
湫隘宴如也自家食以來足跡不入城市惟杜門種花
以詩酒自娛樂卒年七十有二

山西提學僉事陳霆

陳霆德清人登弘治壬戌康海榜進士第授給事中抗
直敢言以忤逆瑾逮獄謫判六安瑾誅復起歷遷山西
提學僉事以師道自任士習丕變致政歸雅好詩文著
水集百餘卷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丙辰進士授長樂令愛民禮
士百廢俱興遷監察御史逆瑾用事疏劾之併擊谷大
用馬永成等八黨瑾怒遂撫小過杖之朝堂落籍歸瑾
誅詔復原職御史周倫等交章論謝遷劉大夏王渙等
去不以禮將復大用有嘗被渙劾者當柄沮之遂不起

力耕課子優游林下與鄉人結社坦夷和易人稱厚德
所著有鳴琴稿西臺奏議若干卷藏於家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鎡

章鎡字元益鄞人登成化丙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改兵
科給事中時番僧冀曉得幸王公貴戚皆膜拜受戒鎡
極言曉以夷教亂風俗乞正典刑以清朝廷疏入卽收
曉誅之直聲振天下陞本科都給事論列剴切權勢斂
迹尋以劾奏威寧伯王鉞忤旨奪官歸以詩自娛有樂
行稿藏於家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楊守隨字維貞禮部尚書守陳之從弟成化丙戌進士
拜監察御史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之例曰凡方面官
銓選俱令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由內降守隨抗疏言曰
是例行是廢公道而右豪貴也臣愚以爲必不可已又
劾奏奸僧冀曉妖術罔上之罪直聲動朝野巡按江西
獨持風力有李孜省者狡人也變幻爲奸暴於鄉里舉
按其罪當之謫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中貴以左道惑
上遂得近幸守隨自江西憂歸比服闋赴京而孜省已

爲太常寺丞矣卽劾奏改省以贓得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改省爲上林苑監已而吏部連擬改官俱爲改省格不用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時改省益貴用事嘗被密旨得察百官賢否書小簡以所賜銀圖書封進欲中守隨而無其因時以例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何不黜吏部對以庶能正直是不宜黜又詰守隨先以憂去何得懸缺以待又對以補而復缺非懸缺也乃竟誣爲添註斥守南寧改省誅陞應天府尹而守備蔣琮以宿憾復傾之謫廣西布政司叅政七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掌寺事會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以克內庭別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以爲不可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伏闕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於此者能言之乎文問何事對曰八虎擅權相扇爲惡背公用上恣行不軌此其最大者文遂與守隨及張敷華定計令郎中李夢陽疏瑾輩之惡會衆伏闕已而中旨遣慰各官還治事守隨等言之益力時大學士謝遷又從臾使竟其說

遂得俞旨而退。越三日，命瑾司禮監簽書管事，而張永、谷大用、羅祥、魏彬、馬永成、丘聚，俱各筦樞要，以爲不復在左右親倖矣。守隨曰：「使此輩操樞握要，其害乃甚於左右親倖也。」持太阿之柄而授於寇手，禍將若何？復獨具一疏，反覆論諸豎奸罪狀，而斥瑾尤甚，謂不殛於市，不足以清朝廷。不報。未幾，勅韓文致仕，以言官論救，并削職禁錮終身。而閣老劉健、謝遷相繼罷免，言官死於枷械及謫戍者接踵衆。始洵洵危矣。瑾乃日遣偵者，庶守隨短，竟不可得。守隨復陳正君德、修治化、戮奸邪、明法度諸事，大要惟欲逐瑾等，以端政本。瑾銜之入骨，竟寢不下。忽歲除朝退傳旨，令張敷華與守隨致仕。衆論騰沸，而劫於威嚴，迄不敢復言。瑾復令偵者沿途察之，欲中以竒禍。而守隨檢飭益嚴，僦車募舟，一不煩於官。已而瑾復矯詔，指守隨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與郎中李夢暘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目爲朋黨，頒示天下。瑾猶銜守隨不已，乃文致舊事，罰米千石輸邊。復矯詔奪官，追繳出身以來誥勅。瑾伏誅，詔復原官致仕。還所奪誥勅。年八十五卒，贈太

子少保謚康簡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

燿字存約

王燿字存約台之黃岩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燿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大辟、駕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遙旨、快私臆、燿特疏請停刑、還、駕謀乃寢、燿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擢廣信府同知、嘉靖改元、復刑科給事中、歷遷應天府尹、革繁役、裁供億、節浮餼、籍丁錢、冗費爲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內帑、絲織神帛、議輕荒稅、蘓流亡、議料田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爲之一時、困者起、流移者歸、而燿之頌聲遂滿輦下、陞南京刑部侍郎、母憂、服闋、補原職、土豪王冠家僮數百人、陰購初生嬰兒、剗粉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按罪論死、畿民稱

快擢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
 曠曰中人行禮柰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
 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隅坐曠獨據
 正席且贊惟一幣言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曠仕餘三
 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
 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至臨大節決大
 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傳之金陵

兵部侍郎陶世和諧

四世祖仕成附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中以鄉試第一人登進士用

選入中秘尋改給事中武宗時諸閹擅政事多內降

諧駁抗疏請無所避逆瑾專恣尤甚權侂人主諧奏斥

之瑾怒日伺諧無所得乃羅他事矯詔杖諧與劉大夏

潘藩同戍肅州瑾誅放還嘉靖改元詔采舊臣乃復起

歷官兵部侍郎總督兩廣會夷變諧盡心撫勦兩廣以

平尋召入本兵乞歸卒贈兵部尚書謚莊敏諧四世祖

曰仕成者當正統間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倉卒

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千金托之成持歸投

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中金走白太守太守曰金

無知者爾物也。盍取諸成固謝會。飢悉散以賑鄉人。以是人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而陶氏簪纓至今。人以爲皆成德所種云。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暘

兄景明附

張景暘字廷和山陰人。成化中進士。拜監察御史。當

武宗駕留宣大首率同臺諸御史疏請回鑾。忤旨廷杖。又劾江彬許泰冒封伯爵。非制人多其敢言。竟以是爲權要所忌。出知潮州。尋罷歸。卒。兄景明字廷光。第進士。以經術選充興府長史事。獻帝於籓邸。忠慎不渝。嘗敷陳六事。帝悅。命揭諸宮門。世宗入嗣。大統以輔導功。召赴京。將大用。會病卒。特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恭僖。錄其二子。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韓好問字大經。會稽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歷寺正。出知淮安府。馭吏以法愛民。以仁淮民至今稱之。陞陝西左叅政。歷江西四川廣東三藩。左右布政使。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值洞民負險爲盜。歲久蔓延。莫能制。奏立土官。宣布威德。一方遂寧。時遣中涓駐饒之

廣德燒造供御諸窰器上疏力言小民凋弊之狀可憫先王恭儉之節當師上爲感動下詔中止性素克直不肯與時浮沉每爲當路者掣肘遂抗章請老未幾起巡撫河南再辭不許遂建牙中土諸大小屬吏欽其風采教令所布不威而肅時詔取中州樂工之有名者隸籍內教坊供御上疏極諫至引唐明皇耽樂聲色致動漁陽鼙鼓一時梨園子弟流落人間至今讀凝碧之詩猶以爲戒言極剴切上爲色變已而歎曰韓某愛我當時謂韓公言事有回天之力尋陞南京大理寺卿轉刑部左侍郎逆闖劉瑾惡不通款陞刑部尚書勒令致仕欲假他事中傷而卒不能有所加歸則日與耆舊觴咏自適好問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言笑不妄居逼城市而軒蓋未嘗輕入公府然郡邑大夫以國典民隱就質者則響答忘倦性善飲雖極醉而容色彌溫與人交敬而有禮平生無狎友亦無面友恭儉清慎始終一節望之者知其爲大臣碩德重望鎮服鄉閭者蓋三十年卒年八十九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隨

虞守隨字惟貞，義烏人。幼穎異，好學。年十三，補邑博弟子員。以文雄，督學使者一見竒之。每行部校士，令與偕。又輒居首，歎曰：「何物小秀才而冠一郡士也！」執贄受業者，履戶常滿。以甲戌進士特旨，授四川道監察御史。遇事慷慨，吐所欲言，不避忌諱。首疏金華大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不宜止溷鄉賢而不與從祀之列。宋濂黼、黻、皇猷宜賜之謚，而王禕死節不屈，當蔭其子孫，頃之。武帝南巡還京，有旨百官大帽曳摺郊迎，衆皆奉旨。守隨獨抗言：「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以有禮義之風，衣冠文物之美也。忽此不務，非所以爲中國。辭甚剴切。」上嘉納之。是時上未有子儲，位久虛。宸濠覬覦，謀爲大逆。守隨憂之，奏言：「人君卽位，必建儲貳，宜倣宋真宗故事於宮中，立學取宗室中子弟冲年謹厚者置於內學，觀其德業進退，可屬大寶者，權命之以安中外之心。不報已而奉勅，印馬燕齊河洛諸道，并追備用馬匹。先是流賊亂，馬政廢，百姓苦之。守隨條陳六事：一曰寬缺馬之地，以甦民困；二曰減管馬之官，以省民財；三曰時僉審以均馬戶；四曰定冊籍以編馬政；五曰恤養馬之衛。

六日，均買馬之銀。上悉如議頒行，故吏無侵漁民，不騷擾當逆藩之變，而馬匹取辦倉卒不至缺乏者，守隨之力居多。坐讒謫州倅，未幾勒罷。世宗自藩邸繼統，惓惓以興獻園陵爲念，議者盈庭，幾於築室守隨上皇陵。正議以折之，援引經傳而參之周公、孔孟、唐宋名儒，反覆數千言，極其辨晰。上悅，特旨召用，尋以疾卒。不果，年僅四十有七。守隨爲文，出自性靈，而根於理要，最長詩賦，尤工行草。一詩一札，獲者若拱璧然。詩文多散逸，惟芝岩雜稿、皇陵正議藏於家。

兵科給事中周克敬旋

周旋字克敬，慈谿人。第進士，除南京戶科給事中。轉北京兵科。時北虜猖獗，條陳方略。咸中時宜舊制，各營畜牧俱有分地，以權貴侵奪，告病奉勅查復。惟中宮皇莊不可問，因抗疏奏曰：「陛下天下主，母后享天下之奉，何必私牧地頃畝之入，而後給哉？」詔悉與民在科。九年，屢上疏論事，剴切已而出。叅廣藩計，平蘓孟，剴之亂，人多其績。性好學，雖簿書鞅掌，未嘗釋卷。所著有西溪小稿、東湖十咏、慈谿志草，共若干卷。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

字文治，平湖人。父熙，爲太平同知。僅以一僕自隨。

邱宦如僧舍，在。第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當武廟南巡，上疏請回鑾以光聖德，不報。尋復疏止興作，全戚畹崇聖學，重經筵，皆國家大體。出按廣右，適歲旱飢，而徭寇乘危倡亂，民多駭散。在。設法糴運，且增價招商，禁刷米船，民賴不飢。徭寇聞其德政，革心解甲，百粵悉平。事聞，特加勅諭，有白金文綺之賜。陞俸一級。時稱爲真御史。補山東按察司副使，未幾，卽乞身歸。囊橐蕭然，無一長物。雅好詩書，老而彌篤。足不履郡城者三十六年。兄奎亦爲御史，巡視江右，累疏宸濠不軌，有直聲。官終江西叅議。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時從陽明先生講明良知之旨，寧藩逆啓遽上江防三策，復疏諫南巡不報，遂乞疾歸。陞工部郎中，不起。世宗登極，補南刑部郎中。會大禮議起，朝紳羣眙之，而宗明與二三人者論合，至署丞何淵復請入太廟。

宗明卽疏陳不可遂出守吉安首建白鷺洲書院以道
德勗諸生宸濠遣孽朱祥阻隘嘯衆白晝擁肩輿劫城
市官吏不敢問宗明潛發兵布賊舍傍至除日牒郡僚
托他事至其所一鼓而縛祥父子其徒無一人得脫者
人皆竒之歷陞光祿寺卿卽籍光祿經費疏乞防奢止
欲正德養身定經制慈貪饒上納之著爲令又應詔
言四事曰求才勵志定計責任皆切時弊陞兵部右侍
郎編修揚名以忤權貴下獄時大禮大獄之後漸生黨
議宗明上疏言揚名罪不罪宜有定法然罪一揚名而

必求主使之入延及善人將盡於一網其關國家元氣
不小乞寬名罪無窮其事遂并得罪出參政閩藩乃召
補禮部會莊肅皇后崩廷議欲從殺禮宗明力爭之
遼陽廣寧軍變時議姑息復抗論乞斬渠魁以昭國法
議者韙之轉左侍郎未幾卒宗明爲人溫厚寧靜諒直
不阿風節昭著以是頗與貴勢不相能竟挺挺無所屈
其應變成務沉機默運確有定力人以爲心學之驗云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

從弟杰附

王相字懋賢鄞人生而穎異絕倫少授家學輒奮勵誦

習朝夕不懈稍長卽沉酣六經鈎稽百氏諸生中最稱博雅正德丙子薦於鄉上春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竒之辛巳第進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過於諸生時爲文根柢理要而步武乎莊列每意至卽伸紙濡毫頃刻千萬言氣洶洶不斷以文雄同館中同館士亦引以爲不可及壬午授翰林院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卒時年僅三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相素豪邁尚氣節初甚英毅中更爲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親踈貴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得其惟心家貧屢空晏如也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以治行稱旣徵召而卒所著有經濟總論十卷

廣東左叅政張德珍懷

張懷字德珍幼穎異勤學強記日誦數千言過目輒不忘正德丙子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諫武宗皇帝南巡跪門五日杖三十濱死奪俸六月世宗入繼大統錄遺忠以勵人心

得進階加俸，不色喜。尋陞精膳員外郎，懷感激，知遇發舒，意氣益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未幾，議大禮，建室上疏，力爭奪俸一月，又議改稱皇考聖母，與廷臣同議者，伏哭闕下，廷杖三十，復濱死，不色愠。第慨然歎曰：「一死何足惜，但至誠無以格君使。」聖天子有過舉，爲可恨耳。出爲江西左叅議，陞廣東左叅政，清慎剛正，執法不撓，節俗愛民，孜孜職業。三年報政赴部，擬殊擢己，坐江西建昌知州夏良勝知府鄭源渙刑刻雅書，非毀大禮，爲部民所訐，詞連舊任叅議懷付，刻此書，復回廣東聽勘。

御史吳麟問擬鈴束不嚴，贖米還職，而都御史汪鏗希宰相旨，覆叅阿附，竟奪職歸。角巾私第，怡然著書，以自適。三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府，布衣蔬食，督耕飯牛，如寒士。兩臺交薦，堅卧不起，尋奉詔准致仕，懷居官常俸之外，一毫不取。兩叩天闕，瀕死，愈厲侃侃剛正之性，乃受誣阿附，不竟所施。士大夫多惜之，卒年七十有六。

